

从维熙

中篇小说卷

从维熙文集 ⑨
鼻子备忘录

Collected Works of Cong Weixi

从维熙 著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大地传媒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鼻子备忘录/从维熙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2018.2

(从维熙文集)

ISBN 978-7-5559-0579-0

I.①鼻… II.①从… III.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74949 号

鼻子备忘录(BIZI BEIWANGLU)

选题策划 陈 杰 杨 莉

项目统筹 张 娟 杨 莉

责任编辑 张 娟

书籍设计 吴 月

责任校对 丁淑芳

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

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

邮政编码 450011

售书热线 0371-65379196

承印单位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

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

开 本 890 毫米×1240 毫米 1/32

印 张 11

字 数 253 000

版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56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,请寄回印厂调换。

印厂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12 号

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0371-65957864

目 录

猫碑____ 1

鼻子备忘录____ 56

方太阳____ 115

春之潮汐____ 171

白云飘落天幕____ 262

猫碑

此碑的墓志铭留给后人填写

——作者

上

“养只猫吧？”她说。

我说：“别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狗是忠臣，猫是奸宦。古书里是这样说的。”

这话，大概是我和她第十一次关于养猫问题的对话。

头一次“猫话”，大约说在公元 1955 年。那时，我和她风华正茂。六七户人家居住的那所四合院，也因我和她的青春闪烁而熠熠生辉。尽管四合院的屋脊上没有皇宫闪光的琉璃，院内也没有故宫石雕的青龙铺地；但院内有座花坛，蜡梅、芍药、百合、月季、海棠……四季都有落黄，四季又都是花季。那时，她说过要养只猫。

“别。”当时我好像就是这么说的。此外，我对她说了一系列的理由：

“猫不像人，男人发情时脸上起壮疙瘩，女人萌春时脸上多几根桃花刺；那公猫母猫在二八月闹起春来，嗷嗷嗷地叫得瘆人。你用机枪扫射，大炮轰它，它都满不在乎。”

听一个同行说，他在书桌上赶写一篇急稿。猫伏在案头静观了一会儿，觉得主人钢笔尖在稿纸上跳来跳去挺好玩的，便用前爪和钢笔耍戏起来。结果留在纸面上的不是诗文，而是张天师画的天书；歪七扭八的笔道道，成了一张猫国的地图。

“猫太贪腥，不仅喜欢吃鱼，解放前的小报上，曾刊登过这样一条花边新闻。北平行辕公署某军政要员的三姨太太嗜猫如命，她豢养了八只波斯猫。一天，太太来月事，她把猩红的血纸，信手扔在马桶旁的便纸篓儿，更衣整装准备随先生去出席晚宴。笑话出在她忘记了盖上手纸篓的盖儿，八只猫嗅味而来，一场你争我夺的猫战之后，血纸被太太命名‘碧眼’的公猫所得。‘碧眼’为太太的宠中之宠，每随先生出席宾朋家宴，必将其揣于怀中，以波斯猫增加她雍容华贵之仪态。不想，这次先生上司的家宴‘碧眼’却让她大丢其丑。宴席摆开，大员们纷纷携夫人入座之后，主座的长官太太见‘碧眼’安详温顺，便要亲自抱一会儿‘碧眼’，以增加宴会高雅祥泰气氛。三姨太太莞尔一笑，站起身来，隔着圆桌将猫送给女主人，就在饭桌上交接之际，‘碧眼’如一只飞艇，突然从爪尖上撒下血色传单，不偏不正地正好落在石斑鱼的鱼盘之内。

“初时，男女宾客不知此为何物，有人用公筷挑之，则很快知之为月潮血纸。木呆之后，一阵哄堂大笑，讥嘲之声，溢满宴会厅堂：

“‘碧眼’定属公猫，此乃恋主之举也！’

“‘此猫神灵，恋主已至‘爱屋及乌’之深度！’

“‘×公，‘碧眼’对你太太如此情浓，你可让位给‘碧眼’了！’

“‘……’

“三姨太太羞愧难当,以手遮面逃离宴席。先生拉过‘碧眼’,在嗷嗷鸣叫声中,赏了它一枪。一张血纸,冲散了宴席不说,先生归家,又枪毙了剩下的七只纯种波斯猫。三姨太太为此而惊疯,出宅而去。”

第一次猫论,至此而止。

倒也立竿见影,她再不提及养猫一事。

怎奈,我和她居住的四合院,有其和猫难以割舍的历史典故。据同院研究清史的金老先生查证,这几条胡同,自明至清,皆为皇宫囤积粮草之地。

粮多,皆为上品皇粮。

鼠多,多是红眼耗子。

尽管历史延续至“民国”字号,粮仓粮库早已不复存在,青堂瓦舍磨砖对缝的四合院,代替了军秣粮草,但昔日打洞繁衍的鼠类家族,并没因粮仓移址而进行部落搬迁。先是刘家大妈,后是霍家小妹,以及迟家大嫂,清史专家金老当然更不例外——家家都养起了捕鼠的猫。

花舍变成了猫宅。

猫宅又变成了猫国。

就如同人打哈欠,对人有传染作用一样,不久,便引起了她的条件反射。两次、三次……九次、十次的“猫话”,便形成一股枕边风,不断吹进我的耳膜。我自觉耳膜逐渐变软,大有泄洪闸门即将被打开之势。我以猫儿搅乱我的思维,影响我的写作为由,拼命筑堤以防决口。但是到了第十一次“猫话”我已成为强弩之末,无以应对了。到了第十二次“猫话”时,她势如破竹般地逐条驳斥了我俩前后十一次“猫话”中,我的那些不能养猫的理由:

“咱家不养猫也白搭,到二八月闹春的猫足有一打(十二只),多一声嗷嗷嗷叫和少一声嗷嗷嗷叫,不影响猫国大合唱的刺耳噪音。”

我说:“是那么回事。”

她又说:“你说作家怕猫搅乱他们写书,也不尽然。你看,这本杂志上印着老舍先生弯腰逗猫的照片呢!多风趣!这足以证明他家里是养猫的。此外,我还听说夏衍和冰心先生家里,也都有猫。”

我说:“对,养猫的作家数字,超过不养猫的作家数字。我是少数派。”

她接着说:“你说的八只波斯猫争抢‘例假纸’的奇闻轶事,肯定是报痞编造的报屁股新闻,用以招徕下三流的读者;再不就是小报老板,借这血色噱头,增加报纸印数,发胡编乱造低级趣闻的横财。”

我说:“你分析得很对,那条猫的花边新闻,不外是增加感官刺激。以一个新中国公民的角度去透视,那花边新闻,无异于精神鸦片。”

“你认输了?”她说。

“不认也得认。”我答。

“有理你摆嘛!”她拿出民主精神。

“不摆了,反正这古色古香的宅院,已然是猫的天下了。”我说,“你去抱只猫来吧,最好挑一只不会出声的哑猫。”

真是“猫”不逢辰,正在她选择种儿纯正、毛色好看的小猫时,1957年的风暴升级了。连人窝都被飓风卷走,猫窝何以存在?十二次的“猫话”至此终结。

中

我和她都不曾想到还会有第十三次“猫话”。1958年至1972年,

十四个年头的劳改生活过后，死梦返青，棒槌抽芽，我俩居然又旧话重提，重新谈起了养猫问题。

当时，我们在季候风里，折筋斗、打把式地浪迹到了山西太行山脚下的一座小村。我和她之所以能和真正的公民为伍，实因这座劳改矿山的监舍，人满为患，监舍超员；矿山一面大兴土木，抢盖一间间圆拱形窑洞，一面把带着眷属的黑色群落，安置在界邻煤矿的小村，暂时落脚。

房东姓王，在煤矿附近的一个小作坊里，当翻砂工。上有老爹老娘，下有挨肩的四个妮子，这老少三代同堂的庄户人家，本来已经人口不少，紧靠西北的小屋又搬进来我和她，小院便显得熙熙攘攘。

“你看见了吗？”她指指门外的泥巴棚棚。

“看见什么？”

“你扭头看看。”

我歪头一看，泥巴棚棚里的土台上，有一窝猫。老狸花猫端庄而坐，五只各种颜色的小猫，正围着老猫耍戏，有的用爪尖搔老猫脊背，有的追逐老猫摆动着的尾巴，有的钻入老猫的脐下吃奶，有的舔着自身腿上的毛毛……真是一幅肖像逼真、姿态各异的群猫图。

“怎么样？”我知道她问“怎么样”的背后含意。

我打岔说：“挺像王大嫂和她那群妮儿的。”

“我说的是猫。”她说。

“我说的是人。”我说。

“你怎么所答非所问？”

“在阶级斗争天天讲、月月讲、年年讲的年代，猫不仅仅是猫，还要分是谁养的猫。”我说，“房东老王家的猫，根红苗正，是地地道道无产阶级的猫。一到咱这间六平方米的小黑屋，猫就变成资产阶级的猫

了,即使你张嘴向老王要一只猫,人家能赏脸吗?你比我理性思维发达,怎么一见猫,魂就飞出七窍,理智也变成负数了?”

“我已经十二次想养猫了。”她怏怏不快地自白,“你又不是不知道!”

“‘十三’这字眼,可不吉利。这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日子!”我说,“别忘了,张木匠为养一只百灵,挨了一顿批斗的事儿!”

这根“矢”击中了“的”,她不再言声了。这是来劳改煤矿之前发生的事情,当时我们在中条山里的一个劳改砖厂赎罪。中条山里林木葱茏,各类鸟儿极多。张木匠不知从哪儿逮了一只百灵,他特意用两只巧手为这只鸟儿,用彩色雷管线编织了一个五颜六色的鸟笼。鸟笼已经令人目眩,百灵在笼子里唱的歌更为动听,因而收工以后,穷极无聊的囚徒,常聚拢到监号檐下,听着这只百灵唱它既自由又不自由的歌。

麻脸队长发现了它的存在,便把张木匠叫出监号:“谁叫你养鸟儿的?”

“我呀!”张木匠傻愣愣地说。

“你知道破‘四旧’,都有甚的具体内容吗?”

“砸烂旧世界,建立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。”张木匠背诵着“语录”,“里边写着加强对‘五毒’的专政,可没写不能养鸟。”

“你不知道花鸟鱼虫是甚个东西?它姓‘资’,不姓‘无’!只有你们这些没砍掉资产阶级尾巴的人,才爱玩弄这玩意儿哩!”

张木匠文化不高,但经常手拿铧凿斧锯干木匠活儿,养成了钉是钉,铆是铆的凿死理的脾气。他反驳这位麻脸队长说:“把中条山的森林都砍光了,鸟儿就都没窝了,那不是彻底割掉资产阶级尾巴的好办法吗!你下一道命令,进山伐木好了!”

“你咋敢这么嚣张？”麻脸队长面孔一板，若同一块被鸡啄过的西瓜皮，“顶撞专政干部，我禁闭你。”

“慢。你只禁闭我不行，你应该把支左的军代表一块儿禁闭起来。”张木匠也来了火性，“我昨天去到干部院修理门窗，看见砖厂的天字第一号——既管你们的干部，又管我们囚犯的军代表，还饲养着一对鸚鵡哩！”

麻脸队长哑了一阵，马上找到了“灵丹妙药”：“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养鸟，跟你们劳改人员养鸟是两码事，人不同，鸟儿也不同！”说罢，他伸手摘下檐头的鸟笼，噼啪几脚，把鸟笼踹了个稀巴烂，可怜的百灵，也跟随着鸟笼一块儿当了殉葬品。接着，一个张木匠的现场批斗会开始了……

鸟儿有阶级属性。

猫儿能界于其外？

我们正在进行十三次“猫话”之际，白发苍苍的王大娘，走进我们的小屋里来。她说：“这间小屋，太委屈你们了。清静倒还清静，就是耗子成精，怕搅得你们睡不着觉。俺看你们养只猫吧！”

余悸尚在，我和她只是面面相觑。

“咋的？怕找猫食麻烦？”

她摇头。我点头。这纯属机械动作，和寻找猫食的难易毫无关联。

“山沟沟的猫比城市的猫好养。它不贪荤腥，不贪鱼肉，玉茭饼子泡菜汤就行。”王大娘继续说着养猫不难的理儿，“俺家老狸花猫，小时候连玉茭饼子泡菜汤都不吃，净吃南瓜，俺一家子都称它南瓜猫。”

“真的？”她被王大娘的猫论吸引住了，“还没听说过南瓜能当猫

食的!”

我忙拉了她衣襟一下,接过话茬说:“大娘家那窝猫都还没有断奶,等长大一点,我们看看能不能抱一只来。怕是煤矿活儿太累,叫大娘家的猫,跟我俩一块儿受罪,我俩心里不安。”

“由你。”王大娘从炕沿上翘起屁股走了。走到门口,回过头来又补了一句,“俺是为你俩两口子着想。猫一断奶,怕就轮不上你们抱养了!”

王大娘刚走,她就开腔了:“人家主动送猫上门,咱就别推辞了。”

“有时间伺候那小祖宗吗?”我说。

“你前辈子是老鼠投生的吧?怎么就容不下一只猫呢!”她语音里明显地有了火药气息。

我打着哈哈,缓解着因为猫而引发的不快:“我命相属鸡,上辈子是只花翎子公鸡。”

“猫一定啃过你的脖子,所以这辈子你把猫视若仇敌。”

“别为猫耽误时间了。”我避开她的话锋说,“搬家累死人了,明天一早你我都要去干活。我到矿井底下挖煤,你在井上装煤卸煤。历史上只有黑脸的男包公,你们几个女老右,要扮演黑脸女包公了!”

“猫脸才像是戏台上勾画的包公脸谱呢!人世间的包公死绝了。”她气鼓鼓地说,“不然,怎么会把这么多清清白白的人,赶到山沟里来劳改呢?”

她又提起了猫,并把它和京剧里的包公相提并论。好在搬家搬得人骨头都散了架子,“猫话”没有继续深谈下去,我俩一会儿就死狗般地睡着了。

睡梦中,觉得有什么东西咬了我耳朵一下,我恍惚地感到自己翻了一下身,朝上那只耳朵,又被什么东西咬了一下,麻辣辣地如火燎一

般。疼痛使我从梦中醒了过来，顺手拉开电灯一看，有三只红眼耗子，“噌”的一声从土炕上窜了下去。

“喂，醒醒——”我推搡着她。

“半夜三更，你发什么疯？”她懵懵怔怔地坐了起来，迷迷糊糊地喃喃着，“是不是劳改队，又要搬家？这已是第八次迁移了！”

“你看看我的耳朵。”

她清醒过来，“血？怎么回事？”

“耗子咬的。怎么专门咬我而不咬你？”

“窜上炕来的一定是母耗子。同性相斥，异性相吸嘛！”她一边用枕巾擦着我的耳血，一边开玩笑地说，“要是带有鼠疫苗的耗子咬了你可就糟糕了，这是猫变老鼠，对你进行的惩罚！”

她下地鼓捣了一阵，找出杀菌的碘酒瓶子，在我耳伤处涂抹了一阵，便又睡去了。我身心虽然也异常疲惫，却翻来覆去地难以成眠。灭了灯，我就觉得耗子爬上炕来；开灯看看，却没了耗子影儿。灭了灯再睡，耳旁似听见耗子嬉戏叽叽吱吱的叫声，开灯再看，耗子已跑得不知去向。整个儿一夜，我几乎是在开灯关灯的明明暗暗中度过的，小屋像雨夜的闪电那般忽亮忽灭。使我惊讶的是，她却没有被这“闪电”惊醒，甚至没有翻身——她太累了。

第二天清晨，我头沉如斗，方知王大娘的一番话，绝非戏言。她由爱猫而想养猫，我从实际需要而想养猫——第十三次“猫话”，便在这特殊的环境里，达成了协议。

下午收工，我从百米深处的矿井下出来。回家后，没顾得洗掉脸上的汗迹与煤尘，先去端详老狸花猫生下的那窝猫崽：白色的，花色的，黄色的，灰色的，黑色的……五个兄弟姐妹，憨态各异，各有各的猫姿。

“先洗脸来。”她吆呼我。

“不。我在选猫。”

她披着湿淋淋的头发走出来,“你喜欢哪一只?”

“哪只都能降鼠。”

“我喜欢那只灰的。”想必是她先于我,早就对群猫相过面了,“灰猫身上有白色斑块,爪尖呈橘黄色,挺像波斯猫。”

我说:“还是抱这只黑猫吧。”

“为什么?”她对此惊异不解。

“黑色符合我们的身份。黑户黑人养黑猫。干脆一窝儿黑吧!你看,这只猫不爱动,给咱看家最好。”

她抱起小黑猫看了看,黑脊背,白肚皮,黑白间杂的脚爪,样儿并不难看,只是在群猫中有点打蔫。她面露难色地刚要跟我分辩什么,背后响起一声尖厉的女声:“别挑挑拣拣的了,给你们一只猫养,就算是分外照顾了。白猫、黄猫、花猫、灰猫都有主儿了,你们就养那只黑猫吧!”

回头一看,是老王的长妮改枝。矿山劳改干部有过布置,为了加强对我们改造的监督,民兵队长改枝负责管理住在监舍之外的几家“黑户”。她年纪不过十七八岁,胸前佩戴着一枚毛主席像章,此时,她的一双杏核眼瞪得溜圆,训斥着我们说:“油(右)派是甚个东西?油(右)派就像是偷吃油料作物的耗子,跟地洞里的耗子是一家子。俺们就是要盯紧你们这些两条腿的油(右)耗子。你们只配养黑猫,一块儿比黑去吧!”

好一番别开生面的训政。我心里在暗暗发笑,脸上却本能地做出一副聆听教诲的神色。她生性刚烈,一甩湿漉漉的头发,跨上一步对妮子改枝说:“你到矿山问问去,右派是不是偷吃油料作物的耗子?”

我们是人,不是……”

我正不知该如何处理这个僵持场面才好,翻砂工老王从小作坊下工回来。他一瞧这阵势,二话没说,用手一揪改枝的耳朵说:“驴球戴礼帽,你混充哪门子圣人?人家是有能耐的文化人,遭罪进了俺们庄户人家。当你老师都绰绰有余,你要甚的威风?滚——”

乍起的风波,被老王压了下去。改枝嘟嘟囔囔地走了,老王走近猫窝说:“挑吧,是猫就降鼠。据俺养猫多年的经验看,猫和人有共同点:人蔫出豹子,猫蔫出老虎。别看这只黑猫舔完爪子就打盹,可能要出息成一只虎猫哩!”

老王个子塔高,说话铿锵有力,一副实实在在的山乡汉子模样。我和她由衷地感谢他为我们解围,并诚恳地聆听了他的猫论。

“真是谢谢王大哥了。”我说。

她也说:“住您家,麻烦您的事还多着呢!还望王大哥多多关照。”

“山沟沟的妮子,就认得毛主席像章,别的球也不懂。”老王嘿嘿一笑说,“往后她要再放啥屁,你们只当听个响就结了。”

“我们这就抱走这只黑猫了。”她试探着问,“它会不会恋群,还跑回猫窝里来?”

“一半天,猫崽都要送走。村里鼠多猫少,都争着抢着来要猫哩!”老王一挥手说,“你们抱一只走吧,省得让别家抱走。”

从这天黄昏,这只小黑猫就成了我们这个劳改家族的家庭成员。她像给婴儿洗澡那样,给黑猫咪洗了全身;之后,在地炕对面过去放油灯的土台台上,给它铺上一块小棉被当作猫窝。窗子上开了个供它出入的猫道,墙角上放了一个铁簸箕,里边铺了一层沙土,好叫它有排泄屎尿的地方。这一切都准备好了,小黑猫便乖乖卧在那土台上了。

“终于我养上一只猫了。”她显得格外兴奋。

“公猫？母猫？”我希望它是一只公猫，以发挥它无与伦比的捕鼠能量。

“母猫。”她答。

“它怎么也不咪咪地叫唤？”我理智上承认它存在的必要，感情上却在对它百般挑剔，“进屋后还没叫过一声哩！”

“‘汪汪’叫的狗不咬人。”她拼命维护它的优越，“过去，咱们前后十二次进行‘猫话’时，你不是一直说讨厌猫叫吗？”

“我怕它不逮耗子。”我引申着我的论点说，“你看，它蜷卧在窝里，还没红眼耗子长哩！到底是猫捉鼠还是鼠捉猫，还要看个究竟哩！”

“起个名儿吧！”她说。

我说：“叫‘三黑’咋样，这代表是两个黑人养的。”

“叫‘三黑’吧！进了咱这小屋，咱小屋又多了一黑。妮子改枝不是说了吗，黑比黑，看看到底哪个更黑！”

说这话时，我两眼一直盯着那只“三黑”琢磨它能不能捉鼠，会不会是只病猫。因为它吃过窝头泡菜汤后，就一直蜷卧在它那窝里，视我和她如同子虚乌有。

看着看着，我的眼皮发涩。昨晚一夜鼠惊，使我很快进入了南柯梦乡。夜半，我被她呼唤醒了：“快看，快看——”

我以为她是叫我看猫逮鼠哩！原来土台上演出的是一场鼠欺猫的反剧。她没开灯，只用昏暗的手电筒照着那个土台，手电筒电力不足，幽暗的光圈里，三只足有八寸长的老鼠，疯狂地向那只“三黑”进攻。前边的一只对黑猫进行挑逗，以吸引火力；中间的那只耗子，不断前扑后闪，一嘴一嘴地叼下“三黑”的皮毛；后边一只更加肆无忌惮地

啃啮着“三黑”的屁股。

奇怪的是，“三黑”只是左右扭动身躯，以躲闪进攻，并不断甩动尾巴，驱赶那三只耗子。它既不“嗷嗷”地叫几声，以示猫威，也不竖起嘴边胡须，做出主动出击的凛凛雄风之状。

很显然，这三只凶鼠是发现了“三黑”这一弱点，才变得不可一世的，它们叽叽吱吱欢快地叫着，似要把这只小黑猫赶出鼠国的领地。

她抓起了枕头。

我摘下墙上挂着的柳条帽。

就在我俩想把这两件东西，一块儿掷向那厮杀的战场时，突然“三黑”像被弹簧弹起的皮球一样，从土台腾空而起，待它落回到土台上时，前后爪尖下面，已牢牢按住了那三只老鼠。它爪尖落地是那么精确不偏不正，正好掐在老鼠脖颈部位，使那三只老鼠狠命踢蹬着腿，也无法挣脱。

这真是极为精彩的一幕，我和她由愤懑而变成目瞪口呆。

她放下枕头。

我放下柳条帽。

这时，那小小“三黑”才哑巴开口“咪——”地长叫一声。最初，我以为这是它胜利的欢呼，过了一会儿，才知道这是猫族的语言。那只老狸花猫，从猫道悄然而至，跳上土台后，先舔了一会儿“三黑”被老鼠咬破的伤处，后便张开嘴巴，把三只老鼠叼走了。不久，窗外猫窝便传来嚼食老鼠的声响。

“‘三黑’咋不吃哩？”我感到奇怪。

“这是只仁义之猫。”她如此解释。

“你把它人格化了，它毕竟有吃鼠的猫性。”

“是挺怪的。我观赏了猫鼠大战的全部过程。”她毫无睡意地侃

侃而谈,“最初,这只‘三黑’并不想和鼠们格斗,直到老鼠咬伤了它的好多地方,才迫得‘三黑’施展猫术。它不但是仁义之猫,还是一只忍辱负重、心地善良的猫咪!”

“和老鼠和平共处,能解释为猫的善良吗?”我不以为然地纠正她,“那叫丧失猫性。”

“盛唐时代,有一幅《猫鼠共眠》的画,你看过吗?据说那个历史时期,路不拾遗,夜不闭户,国泰民安。从猫科动物遗传学的角度去透视,有不吃鼠的猫祖宗,就有不吃鼠的猫后裔。你不喜欢猫,对猫学缺乏知识,这就怨你少见多怪了。50年代,咱家四合院里的八只猫,有二分之一不吃老鼠,但对老鼠仍起威慑作用。”她从八百多年前的盛唐说到八百年后的1972年,纵论古今猫鼠轶事,如数家珍,“我读过一篇唐人小说,说是耗子精娶媳妇,猫王还给耗子精去主婚呢!‘三黑’可能就是这只猫王的几百代传人,它走进咱们这间小屋,可能是一种吉兆呢。”

“你创作的《天方夜谭》,倒是挺有生活底蕴和时代内涵的。”我歉疚地说。

“但愿70年代,能出现一幅新的《猫鼠共眠》图,它将给沦落为囚徒的贱民们一个美丽而安详的梦幻,我们都骑在安琪儿的翅膀上,飞回了北京,去亲吻咱们的小儿子。”

我就是在她的畅想曲中,重新入睡的。第二天,轮到我倒班休息,因而直睡到阳光爬上窗子,我才迷迷糊糊地醒来。我的第一思维讯号,就是回忆她讲的那幅《猫鼠共眠》图,觉得创作这幅画的画家,简直是个“奇才”。他的杰出贡献在于,给盛唐之后历朝历代的底层百姓,留下了一座虚幻的海市蜃楼;让这些凄风苦雨中的黎民,在期待中白了头发,成了骷髅。